世家

趙魏韓

史記卷之四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徐廣曰或云皐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皐狼而徐廣云皐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理志皐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皐狼故云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正義曰乘食證反四曰乘兩曰匹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駟）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

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為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馬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騄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索隱曰言造父既入覲品其色齊其分使騎調也並四曰乘並兩曰匹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而徐偃王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為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索隱曰譙周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

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非實也乃賜造父以趙城正義曰晉州趙城縣即造父邑也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也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徐廣曰求一作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索隱曰今河東皮氏縣耿鄉夙生共

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北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為誤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索隱曰系本云成季徙原宋忠云今鴈門平原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原平黄城漢原平縣也在代州崞縣南三十五里崞音郭按宋忠說非也括地志云故原城在懷州濟原縣西北二里左傳云襄王以原

（賜晉文公原不服文公伐原以示信原降以趙衰爲原大夫即此也原本周畿內邑也）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索隱曰參嚴也）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

公立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殺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索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趙皆景公三年）初趙

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
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
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
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
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
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
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
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
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
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

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
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
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
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
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
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
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
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
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
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

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
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
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
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
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
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
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
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
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
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

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
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
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
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
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
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
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
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
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
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

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
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
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
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
武田邑如故徐廣曰譙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註云然說之于非此年也及趙武
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
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
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
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

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

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景叔名成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三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索隱曰支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索隱曰藏一作籍籍錄也謂當時即記錄書之於籍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年表簡公子疾在定公十一年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衛鄙七十三是也賈逵云川皐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魁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

世之孫（索隱曰即姓嬴吳廣之女號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譆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

日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日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曰今時服也廢除裘裘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曰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

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
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
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
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
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
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
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
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
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後

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索隱曰系本云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晉改中軍曰中行因

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正義曰按曾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又中行荀寅本姓荀自荀偃將中軍為中行因號中行氏元與智氏因承襲遂遨進荀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皐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云逝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中生智伯瑤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日范中行遞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

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係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吉射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正義曰按趙鞅請赦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

故言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三十一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公二十一年

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

怒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二冢併
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
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越滅吳在簡子三十五年已在襄子元年前十三年矣何
得更有越圍吳之事從此以下至問吳王是三十年事文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
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哀公二十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
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哀公十三年簡子在黄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
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朞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
月皆誤與左傳文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
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今名賈
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與句注山相接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

外也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正義曰枓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說文云鈄也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徐廣曰一作雒各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簪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遂亦自殺遂以代封魯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

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

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䫉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孫則栢絮按蓋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也至于休溷諸貉正義曰音陌曰河宗休溷諸貉乃戎狄之地也南伐晉別正義曰趙南伐晉之別邑謂韓魏之邑也北滅黑姑正義曰亦戎國

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正義曰河休云八尺曰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者史遷之父名遷例改為同韓魏與合謀以三月

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正義曰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過祠今在霍山側也其後娶空同氏正義曰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蕭州福祿縣東南六十里古西戎地又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崆峒山即黃帝問廣成子道處恐是西戎地未知孰是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索隱曰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系本云代成君名起即襄子之子又云伯

魯非也

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蕭阜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索隱曰系本云襄子子桓子與此不同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弟而定王子○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誰之子孫徐廣云西周桓公

之子亦無所據蓋未得其實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七羊反槍與石二人名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番蒲古今音異耳謂公仲

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正義曰逌音由古字與攸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止歌者田攸攸氣行貌寬緩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

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所據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正義曰兔臺剛平並在河北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十一年魏韓

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藺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蓋在河東敗之五年伐齊于鄄正義曰濮州鄄城縣是也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徐廣云長社有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出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豈河南至長社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圍魏惠

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瑯邪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密州南三十里也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文紀周顯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齊州東阿縣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十二年秦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二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澤州縣也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正義曰括地志云澮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平陸城與即古厥國與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兗二水並過其西又祖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按燕趙即此也二十一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飾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榱

也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一十一里故老云此卽桂陵也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音薛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語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高帝又名華陰今屬華州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

日蓋在河北也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盂縣西有白鹿泉魏出自鹿山南海盂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大戊午扣馬曰呂忱曰扣牽馬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拔之卻為魏今趙圍之矣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之北至代接趙長城從蔚州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漳水之北趙南界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

秦趙燕與秦戰敗秦殺燕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徐廣曰韓將）死于桑丘（地理志云秦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秦山非也此待齊代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秦山有桑丘縣此說甚誤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索隱曰武名雍）

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洺州臨洺縣也）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正義

曰蓋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遣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是疏也今此云使樂池送之必是憑舊史為說且紀年之書其說又同則裴駰之解得其旨十

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茈茈音匹婢反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綦毋〻曰陵苕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苕音條毛詩疏云苕饒也幽州謂之翹饒蔓似豌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華細綠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也又本草經云陵苕生下濕水中七八月生華紫草可以染帛煮沐頭髮即黑也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綦毋邃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知己貴盛盈端也○正義曰拔命名也嬴姓嬴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我好嬴也重言名呼者以談說衆也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姚○索隱曰孟姚

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舜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太伯虞仲之裔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邑戰國策云本有宮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正義曰括地志云野臺一名義臺在定州新樂縣西南西南六十三里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臏音亡丁反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州縣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

河登黃華之上正義曰讀華盖河側之名也西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正義曰即林胡也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鄚之高陽鄚州鄉東有請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在河以北故言北有燕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也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藺等七國時趙邑邊也秦隔河也晉洛路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境也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

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貴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制者得貴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卒子律反盡也言盡世間不見補民益主之忠臣也為敵弱正義曰我為胡敵人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往古謂道簡子襄王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譴累也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者必任隱逸敖慢之民怨望也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

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玄云止至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按出猶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索隱

日絶句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初而徇齊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

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駱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甌駱皆羋姓也世本云越羋姓也與楚同祖是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日雕文謂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卻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也鉥者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絀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緤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

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正義曰按安平縣屬定州也）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揖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至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

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
備燕三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
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
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
地係累吾民正義曰累上音計下力追反引水圍鄗微社稷之
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
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
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
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
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

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徐廣曰戰國策作紹袑音紹）如故法便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

無奇行也索隱曰提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濟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處山谷而人皆陋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蔓葭縣名在中山也西略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

纔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
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
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
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陘又作陘或宜言
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正義曰與音與陘音刑陘山
它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代趙之兵與諸軍向并陘之閒其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
攻取丹丘華陽鴟上之關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
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接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在常山郡也攻取
丹丘正義曰蓋邢州丹丘縣也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日蘭臺府二日
列女宮三日華陽臺四日紫臺五日太一宮按此晉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鴟之

塞正義曰上昌之反下先代反徐廣曰鴟一作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本晉鴻上關城也又有鴻上水源出唐縣北葛洪山接北岳恒山與鴻上塞皆在定州然一本作鴟字誤也王軍取鄗石邑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六國時舊邑封龍正義曰括地志云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恒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因山為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甫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又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故太子欲兩王之是誤也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

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幷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

日在上郡。正義曰今延州膚施縣也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
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為
代安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地志云東安陽縣屬代郡
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
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
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
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
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
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
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

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形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為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存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

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之已今
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
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卽下文高信也正義曰上音帖也公
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
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
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
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
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
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
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

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决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宫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矣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開字者非也譙周及孔衍皆作開之開謂

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教之罪容其入宮藏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蕃毋遼曰鷇爵子也○索隱日生受哺者謂之鷇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

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哉徐廣曰一本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鄚易徐廣曰皆屬涿郡鄚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行寒庚反括地志云行唐縣屬冀州為南行唐築城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在南河魯陽關按汝州魯山縣古穀陽縣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鄉與杜預所據小別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梗陽故城在并州清源縣南百二十步分晉陽縣置本漢榆次縣地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索隱曰蓋吳娃女惠文王之妹十四年相國樂毅

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年重擊齊是此文為得盖此年同伐齊耳○正義曰蔚丘縣也與秦會
中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十五年燕
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
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
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
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
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
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
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

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呑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隱曰與同趙也秦趙爲與國秦徵兵於韓其趙伐齊以威聲和趙是以德與國也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

川正義曰河南之地西川之間魏亡晉國正義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斂減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界秦之東界相去纔三百里趙國在中間也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正義曰鄜延等州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沁二州之地韓猶有潞州及澤州之半半屬趙魏沁州在羊腸坂之西儀幷代三州在句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句注之南趙之地絕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部引舊言也他者一彼也羊腸之西正義曰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句注之

南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西北也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句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犬不東入趙沙州崑山之玉亦不出至趙矣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西小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天下也而秦必伐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部反言秦欲令齊稱帝與約五國共滅趙三分趙地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燕三分趙之地也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從趙王之患也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正

曰言秦齊相約欲更重擁帝故言廢帝也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擾柔一作平柔○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四十里紀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根柔未詳爾邑魏地也反巠分先

俞於趙徐廣曰一作王公巠音胡鼎反○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巠音邢分字誤當作山字耳括地志云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俞音戍郭注云西俞即鴈門山也按西先聲相近蓋陘山西險山之地並在代州鴈門縣皆趙地也齊之事王

宜為上佼索隱曰佼猶行也而今乃抵辠正義曰謂共秦伐齊也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

王以天下禁之是二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夕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釋地名云昔陽肥國所都也樂平城治縣東昔陽城肥姓白狄別種也樂平縣城漢治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伯陽故城一名部會城在相州鄴縣西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鄴會城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右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衛今屬趙河歷貝州南東北流過河南岸即魏地也故言王再之衛東陽伐魏氏也伐魏氏大

潦漳水出魏冉来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
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
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黽池二十一
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
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
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幾者之又
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也不能取十二
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
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
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索隱曰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昌城

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
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司馬彪云華陽亭
在今洛州密縣是時魏韓趙聚兵於華陽西攻秦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
東胡歐代地正義曰今營州也○索隱曰蓋東胡叛趙驅略代地人衆以叛故取之也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
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
至平邑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四十里也罷城北九
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
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年秦韓
相攻而圍閼與正義曰上於連反下音預括地志云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

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正義曰因馬服山為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括地志云馬服山邯鄲縣西北十里也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正義曰長安君者以長安善地名也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

胥之入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之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來晉云趙惠文王子何者吳廣之甥嬴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娶吳娃娃而納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長安君質於齊若娃年二十十入王宮至此在六十左側亦可稱老矣而來廣徵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誤也曰食得毋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

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子乎齊安平君正義曰括

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鄑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爾時屬燕國也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邑名也括地志云注城亦汝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裻衣背縫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

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此字○正義曰秦蠶食韓氏國中斷不通矣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熟之義也言秦伐韓上黨勝有口矣若牛田之必蕪汝穫矣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

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蠶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承證反蠶食桑葉漸進也畫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必莫受馮亭十七邑也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
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
七幣吾國正義曰馮亭將上七邑入趙若幣帛之見遺此大利也此大利也
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
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
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

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戸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守衍字也）千戸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故城今瀛州城是也又曰武垣此是屬趙與燕接境故云率燕眾反燕地也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蔚州理縣也入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傳云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作社○正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五月拔

紀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齕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齕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失名）而秦攻西州拔之徒父祺出（索隱曰徒父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故令徒父祺將兵出境也）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正義曰元氏趙州縣也）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徐廣曰廥廄之名音膾也○索隱曰廥積芻藁之處為火所燒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索隱曰年表在十五年）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文名謂以尉文所食之地）

以封廉頗也古文質略文省耳○正義曰尉文蓋蔚州地也信平廉頗號也言篤信而平和也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正義曰二人皆燕將姓也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

也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徐廣曰在太原十九年趙與燕易土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以龍兌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在易州遂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拔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龍山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盖謂龍兌也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三源竒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解石城井盖汾字誤也遂城及永樂安新城縣地也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正義曰括地志云臨鄉故城在幽州同安六十七里也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

西北五十里。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平舒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也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脩。正義曰謂脩大備之禮也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接中牟山之側將二邑皆屬魏欲渡黃河南道相通遂不成也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時二邑屬燕趙使李牧拔

之也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正義曰泄鈞人姓名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義曰輿地理志云平都縣在今新興郡與陽曲縣相近也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曰接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皐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國

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正義曰傅音付抵音邸趙將姓名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在河北岸也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饒陽也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縣也明長安縣是號也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正義曰按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作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按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亦燕取漁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閼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湣王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謚今惟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謚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之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

袁云秦敗武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壘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恒州槀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率師與戰肥下正義曰括地志云肥纍故城在恒州槀城縣西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却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正義曰上音婆又音盤又作蒲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一作除徐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晋州平陰在汾州也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正義曰其坼溝見在交晋汾二州之界也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

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頗牧不用王遷囚虜

蘇子古史曰趙在戰國強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武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怨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撥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是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史記卷之四十三終

史記卷之四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於是爲畢姓其後絕○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爲大夫卜偃曰索隱

曰晉掌卜大夫郭偃也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犨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與犨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

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索隱曰左傳云僇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謚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

系本蓋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荼荼莊子之子無魏嬴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侈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

氏魏後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生桓子駒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盡謂此也分其地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知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㝠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桓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

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漆沮水也城在水南郃陽郃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里也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索隱曰罃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卧反文侯軾干木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

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駔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魏文侯謂李克曰

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

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
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
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
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
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
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
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
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
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
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駰案地理志曰弘農陝縣故
虢國北虢在太陽東虢在滎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虢山在陝州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
阜似是頹山之餘也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
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十五
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
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晉更名曰寧
秦徐氏云今之華陰是其地也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武城一名武之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得其將識索隱曰識將名也武下魏

地
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亦
同也又系本武侯名章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
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
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蓋曰王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城漢垣縣本
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也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
燕取桑丘故魏韓趙伐齊至桑丘也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也九年
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若澮來之倒○正義曰括地志云澮高山又云
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澮水出北山也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正義
曰靈丘蔚州縣也時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幽公之十八

年而威王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屬趙故云趙北藺也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正義曰中音仲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索隱曰懿侯哀侯之子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徐廣曰除一作陪○正義曰按除除魏罃

及王鍇也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
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曰系本云成侯名
種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
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
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
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
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
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
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
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

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于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
○正義曰觀音館魏州觀城縣古觀國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大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滅之矣
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
南十七里也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伐取
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
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
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
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
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
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反括地志云稒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拔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稒音固矣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水源出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摯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也三十年魏伐趙

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駰案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囿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併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王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

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正義曰啜穿悅反汁之入反冀功冀者衆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奇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覓竟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齊齊使田忌嬰將孫子為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陵費南冥音袁州又此傳云太子為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子減竈退軍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虜魏太子申大破魏軍營當如虞喜之說於魏州外黃遠

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戰國策南梁韓恐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地乎徐說定非也先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衞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衞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駰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茲今汴州浚儀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

平阿南(索隱案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氏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音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索隱)

日今稱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一年表趙五年秦
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
雕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選也曲沃有城在陝縣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曲沃
店也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盡入秦六年
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
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
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魏伐楚敗之陘
山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七年魏盡入
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

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已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
東北至勝州固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
縣蒲邑故城是也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
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
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
平周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界休縣西五十里也十
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索隱曰和嶠云紀年起自
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
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
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

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魏楚趙燕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故因號焉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索隱曰政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聲子於

濮也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伐衛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孫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閼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閼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君斷羊腸閼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三也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正義曰醳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

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索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

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
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
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
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
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
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
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
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
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
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

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扗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昭王名遬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

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索隱曰言卯以智詐見重於魏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正義曰即王城也今河南郡城也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安城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

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僖王名圉）安釐王元
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
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
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徐廣曰在修武）蘇代謂魏王曰欲
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
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
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
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

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徐廣曰郪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郪丘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郪七系反又音妻○正義曰郪十私反又音妻地理志云汝南郡新郪縣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為新郪章帝封殷後更名宋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

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三而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琴三文各不同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甕山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浸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溉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縣積壑二十許

（式望之極為竟觀矣按引此灌平陽城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雎字音七余反）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

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

○索隱曰騎音奇禮云中屋履危盖昇屋以避兵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

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鄴索隱曰戰國策亦作鄴字俗本或作鄴非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

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閼與而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道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西道河外東道從襄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塞也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鄳縣冥音盲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上有石城注水經云或言在鄳昔此山也呂氏春秋云九塞此其一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索隱曰攻亦作發戰國策見作發軍言發軍糧饟也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右蔡左召陵徐廣曰一無左字○正義

日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並在陳州西從許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正南面向東皆身之右安無左字也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徐廣曰在脩武軹縣有茅亭○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志云有懷州獲嘉縣東北二十五里也獲嘉古脩武也邢丘在平皐括地志云平皐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以其在河之皐地也城垝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必安字垝津在河北垝音九毀反○正義曰垝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

津也是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索隱曰汲亭作波波及汲皆縣名俱屬河內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成皐滎陽亦屬鄭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正義曰雍於用反括地志云黃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卷縣理或垣城也言韓亡之後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歷雍灌大梁是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令伐之重非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縣昆陽與武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是言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惡平聲使去聲隨安陵

氏而亡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言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許必危矣秦有許地魏國可無害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十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是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爲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所封二十四君爲楚所滅三卿晉晉其地屬韓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縣縣有注城○正義曰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徐廣曰林鄉在苑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苑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囿即圃田圃田鄭藪屬魏戰國策作國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藪曰圃田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文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並魏臺邑名○正義曰墮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郭宋州楚丘縣衛文公都之秦兵歷取其郊也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亭字史記齊開止作監字關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鄭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魏地也河外河內正義曰河外謂華州以東

至蒲阪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被秦之兵撓擾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識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楚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足松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

趙挾韓之質[illegible]曰言韓以其子入趙[illegible]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illegible]索隱曰效猶致也謂致故地於[illegible]也○正義曰無忌令魏王速受楚趙之[illegible]籍韓之質以存韓而魏以求地韓與[illegible]秦伐韓又與秦鄰之禍決也此士民不[illegible]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illegible]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正義曰共甯州共城縣甯懷州脩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

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名魏德城也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也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

因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因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湣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從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在鄭州）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齋）

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

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

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

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

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

佐曷益乎索隱曰譙周云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胤高纂昌世載忠正擢于韓魏智氏奔命文始建侯武賓强盛大梁東徙長安北貞卯既無功卯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政

蘇子古史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親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秦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史記四十四

史記卷之四十五

吳興淩稚隆輯校

韓世家第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采於韓原地城也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按此文云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地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生賕伯賕生定

伯簡簡生輿輿生獻子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
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
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
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
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
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
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正義曰音安括地志云故鞍城今俗名馬鞍城
在濟州平陰縣七里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
卿之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
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

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邑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須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曰按系本有簡子

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子名虎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處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作武侯也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

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十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爲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甯二

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河南鞏縣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玘董音辛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劭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

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徐廣曰時衰耗而作奢侈）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為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據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鄢陵故城是也）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

澤徐廣曰一云鰒中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鰒中差二將名鰒音漫亦作鰒○正義曰括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遂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侈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儆亦同將西講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也購求意通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

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韓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為鴈行以來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為鴈行而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

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索隱曰徇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令公仲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

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司報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報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

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為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左傳云楚大夫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也韓必起兵以

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内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煑棗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發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嶢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也此遷說近不合於楚矣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言不合於南

鄭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然戰國策作勁勁強也）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索隱曰言楚陰知秦不為公用亦必易與公相支非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都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諸侯乃歸咸陽是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

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關守之韓不能救三川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康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徐廣曰昭魚楚相國○索隱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詐言昭魚奉秦欲得秦官之印璽收即取之義也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正義曰先以身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爲秦到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正義曰惡烏故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到魏之計雖以國合於齊楚其實猶不輕欺無秦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云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爲韓言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

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與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
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
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
圍雍氏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
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
公仲耳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徐廣曰號新城君●索隱曰芊
姓戎名秦宣太后弟號新城君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索隱
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並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虱又爭立
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前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為韓求
質於楚索隱曰令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蟣虱也●正義曰為于偽反後同質子蟣虱

蘇代令羋戎為韓求蟣蝨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楚王聽入質子相韓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蝨為事重明脫不字）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質子蟣蝨也）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蟣蝨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索隱曰令羋戎發秦於楚索韓所送質子令入之於秦也）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正義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楚必尊重羋戎以求秦救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蝨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黃韓竟立咎為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

來正義曰蘇代為韓立計故得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於元反宛鄧州縣也時屬韓也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宜陽近地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閒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正義曰鳶音捐韓將姓名為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韓告急於

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徐廣曰筮一作莖○索隱曰戰國策作田苓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房正義曰陘音刑秦拔陘城汾水之房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房也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我上黨郡

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

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俱侯惠文僭主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蘇子古史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孫為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一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